

为什么不杀光？

种族大屠杀的反思

[美] 丹尼尔·希罗、克拉克·麦考利 著

薛绚 译

39

新知
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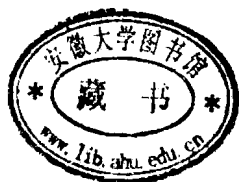
Why Not
Kill Them All?

The Logic and Prevention
of Mass Political Murder

为什么不杀光？

种族大屠杀的反思

[法] 丹尼尔·希罗、克拉克·麦考利 著
薛绚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什么不杀光? 种族大屠杀的反思 / (美) 丹尼尔·希罗、克拉克·麦考利 著; 薛绚 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9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4027—5

I. ①为… II. ①希… ②麦… ③薛… III. ①种族歧视—研究 IV. ①D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6922 号

责任编辑 徐国强

封面设计 陆智昌 朴 实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12—546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9月北京第1版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 数 210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28.00元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20 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 年 3 月

这是采用全新观点与复杂视角探讨集体屠杀问题的一本力作。两位作者遍引全世界由古到今的各类实例，证明灭族屠杀与其他大规模酷行是相对较少发生的。作者认为，人性深处原有为恶的能力，但也具有友好解决冲突的意向。可能撕裂人群关系的威胁永远存在，但是联系人群的关系也是一样强韧的。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培养可以导向团结而远离冲突的社会、文化、政治趋势。全书结论所提出的见解，值得每一位研究者、决策者、有心的公民深思。

——魏兹 (Eric D. Weitz)，明尼苏达大学历史教授，《灭族屠杀一世纪》
(*A Century of Genocide*) 作者

两位作者探讨集体屠杀的议题，引用了极丰富的族裔冲突文献，并且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人类在集体生活中发展的各种控制冲突的制度与方法。本书必将成为大学讨论灭族屠杀与政治性滥杀的课程中首选的课本。

——格罗斯 (Jan T. Gross)，《邻人：波兰耶瓦布尼犹太社区之消灭》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作者

集体杀戮与灭族屠杀的起因是什么？这是近年来很多社会评论家在思索的问题，本书呈现的历史与社会学的广度却是所有同类研究所不及的。两位作者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探索暴力被合理化的根源，比任何同类研究都深入。这部结合心理学与历史社会学的佳作，为集体暴力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不论专家或一般读者都会受益良多。

——赫夫纳 (Robert Hefner)，波士顿大学人类学教授

这是教导吾人理解灭族屠杀等恐怖暴行的一部重要著作。两位作者从反直觉的问题切入：为什么此类暴行没有发生得更普遍？——并且提醒读者，我们虽然觉得灭族事件已经太多，其实相较于人类社群之间存在的诉诸暴力的无数动机与机会，确实是少之又少。作者一一举出多数社会中已经在应用的缓和暴力的机制，从而点出未来防止灭族屠杀的对策方向。

——瓦伦蒂诺 (Ben Valention)，达特茅斯学院心理学教授，

《最后解决》(Final Solutions) 作者

献给我们的孩子

克莱尔·希罗、劳拉·希罗

以及

托马斯·麦考利、理查德·麦考利、威廉·麦考利

目 录

作者平装本序	1
导论 我们是嗜杀者还是致力和平者？	7
第一章 为什么要灭族屠杀？古今有别吗？	17
导致政治性集体谋杀的四个主要动机	25
现代的灭族屠杀和族裔净化是不同的吗？	
重返部落状态与现代的国家政府	49
第二章 灭族屠杀行为的心理依据	54
怎样把常人变成屠杀者	55
组织	60
诉诸情绪：领导者与跟随者	61
将他人简化为“本质”	83
差异越小越可怖	88
灭族屠杀的条件	91
第三章 有限度的作战为什么比灭族屠杀常见？	96
衡量灭族冲突的成本	98

限制战争造成的损伤	99
异族通婚：化敌为亲	103
建立作战与交流规范以约束暴力	110
异族通婚的规则、行为准则、夸富馈赠的意义何在	114
商业的强制力	119
道德观念的理直气壮	131
企望解决之道	140
 第四章 降低政治性大屠杀的现行对策	 142
降低族群冲突的国家政策	147
怎样约束申冤与报复的要求	169
促进宽容的方法	175
国家政府在促进和平交流中的关键角色	186
个人权利与多元文化的历史	189
 结论 最终的答案	 197
致谢	205
参考书目	207

作者平装本序

自本书精装本在 2005 年问世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令人嗟叹的是，本书，尤其是第四章所讨论的当代的冲突形势大多没有什么改善，发生更多灾难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我们确信，五年前书里的论断仍然有用，并未过时。

鲜见的改善是在北爱尔兰，但和平进程早在 1998 年就已经实质性地完成。尽管彼此不信任的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存在，但爱尔兰和英国成为欧盟成员，外加爱尔兰的逐步现代化，已经消除了造成共和派与保皇派分野的大部分原因。双方已因长期的争斗疲惫不堪，同时英美两国政府也在推动双方的和解，这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达尔富尔的灾难仍然在继续，只是表现形式变得更复杂，相对平和，焦点也不那么突出。同时，苏丹南北双方正面临新一轮战争的威胁，南部多个族群间的暴力冲突也在逐步升级。即使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不爆发新的战争，波斯尼亚或科索沃也都不会有真正的种族和解。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平还遥遥无期。残酷的俄罗斯—车臣之战暂告停息，但战争根源远未解决，莫斯科在车臣军阀里的盟友继续对当地实行镇压。缅甸还存在着种族战争和普遍压迫。巴基斯坦正陷于一场新的种族—宗教内战，预计将造成大量平民的死亡。我

们曾花费笔墨讲述过的科特迪瓦内战，终以南北方在 2007 年达成协议而宣告结束，但 2009 年 7 月 2 日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一份简报说明，双方争议的重要问题迄今没有一个得到解决。对立的军队和各种民兵组织依旧严阵以待，控制着该国的大量地区，即使现在还没有出现杀戮，但 2002—2003 年的事件很可能会重演。我们可以继续罗列所有的老问题，它们持续存在并导致大规模的屠杀，比如刚果（金）东部或阿富汗的情形。在这张清单上还可以加上有可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新问题，它们刚刚涌现或者沉寂了一段时间又死灰复燃，比如印度部分地区或尼泊尔的情形，但我们的目的不在于罗列，而只是援引其中的一些来说明重要的观点。

我们仍然坚持书中曾反复提到的观点：对于大多数潜在的种族、宗教、经济、意识形态、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紧张局势，人们的应对方式并不那么极端。跟现实存在的各类冲突相比，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事件和不共戴天的全面战争非常少见。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在某些激烈的冲突中，也会出现根据平民的身份归属，特别是彼此开战时所在的敌对阵营而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情况。不过，这类冲突的不断出现说明了一个事实：冲突一旦上升到这种层面，解决起来就难上加难。预防这种局面形成的最好方法，是在事情不可挽回之前就意识到有可能出现致命的冲突。一些非常出色的国际组织致力于探讨那些危险的冲突，并提请世人予以注意，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国际危机组织（<http://www.crisisgroup.org>）和冲突预止组织（<http://beforeproject.org>）。经历过严重内部冲突的国家在这方面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有益经验——比如，库马尔·鲁帕辛哈（Kumar Rupesinghe）编著的《内战反思：对第三代预警和预反应系统的考察》（*Responding to Civil War: An Examination of a Third Generation Early Warning and Early Response System*, published in Colombo, Sri Lanka in 2009 by Foundation for Co-Existence）。

有些人不仅能够理解世界特定地区的政治动态，还懂得从心理学角度去理解那些会激化情绪的形势。对他们来说，要察觉到预警信号并非真的那么困难。本书要做的就是详细说明这些政治动态，并解释极端暴行参与者的心理，从而帮助那些关注于特定形势的观察家们评估发生灾难性冲突的可能性。

自从本书精装本问世以来，关于种族灭绝性政治性大屠杀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研究之多，意味着全部加以罗列需要一篇很长的书目提要文章，但在这里还是有一些新书不得不提。本·基尔南（Ben Kiernan）的《血与土：从斯巴达到达尔富尔的世界种族灭绝史》（*Blood and Soil: A World History of Genocide and Extermination from Sparta to Darfu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对各类不同案例展开了相当全面而广泛的讨论，其中每个案例的考察都非常详尽。两本有关亚美尼亚案例的书表明这个领域近来的学术研究愈加兼顾各种意见：一本出版于2005年，但我们没有注意到；另一本则出版时间略晚。这两本书是唐纳德·布洛克斯罕（Donald Bloxham）的《种族屠杀的大博弈：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土耳其亚美尼亚人的毁灭》（*The Great Game of Genocide: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Armeni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和坦纳·阿克查姆（Taner Akçam）的《可耻的行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与土耳其的责任问题》（*A Shameful A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Responsibility*, Metropolitan Books, 2006）。稍后又有两本关于非洲中部的杰作面世：杰拉德·普吕尼耶（Gérard Punier）的《非洲的世界大战：刚果（金）、卢旺达大屠杀以及一场大洲性灾难的形成》（*Africa's World War: Congo, the Rwandan Genocide, and the Making of a Continental Catastrop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以及勒内·勒马尔尚（René Lemarchand）的《非洲中部暴行动态》（*The Dynamics of Violence in Central Afric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这些都是论述详细的、以历史为依据的“案例研究”，向读者展示了冲突局面是如何恶化为种族大屠杀的；较之传统政治学家普遍偏爱的往往过度简化的定量数据，这些案例在很多方面都提供了更多的洞察机会。

2009年，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出版了《比战争还糟：种族屠杀、灭绝主义与现行的人性践踏》（*Worse than War: Genocide, Eliminationism, and the Ongoing Assault on Humanity*, Public Affairs）。戈尔德哈根是一位有争议的学者，他擅长把他人看来复杂得多的问题进行清晰的道德裁判以吸引公众的广泛注意。但不管人们对这本书评价如何，它指出了包括本届美国政府在内的多国政府在预防政治大屠杀时的举措不力，这番控诉无疑把这个话题再度摆到世人面前。

有关怎样防止政治性大屠杀的书近些年来不断激增，但这并不必然说明我们就真的比从前更明白怎样去做。将当事人二分为“无辜的受害者”和“邪恶的行凶者”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这种划分促使人们呼吁更多的国际正义，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强制推行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就能预防甚至阻止“按类屠杀”——其对象包括了根据种族、宗教或政治身份来定义的平民。本书，尤其第四章讨论过这种做法的局限性，但也许仍不够深入。直接的军事干预也是一种可行措施，但如果说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或者联合国军队对刚果（金）的介入让我们长了点教训的话，那就是明白了现实中“人道主义”的干预代价高昂，往往无效，而且这种干预通常不是出于纯粹的善意，因此在道德上又容易被质疑。

联合国对于“种族屠杀”的法理定义正是起因于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蓄意屠杀。从某些方面来讲，这让人感到很不幸，因为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大屠杀是如此极端的一个例子。只有反犹分子中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者才会深信犹太人的存在对德国构成了威胁。犹太人没有制

造过叛乱，也没对德国领土提出过主张。而且，对犹太人力量的臆想不得不忽视了如下事实：1933 年德国人口中的犹太人数量不足 1%。然而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头十年所出现的大多数其他的种族屠杀暴行中，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相当真实而极具威胁的。高风险并不能成为种族灭绝或者任何大屠杀的借口，因为受害者中无助的平民总是多得比例，而他们扮演的政治角色通常无足轻重；但仅仅控诉行凶者的罪行，就会遗漏一点：他们本身或许正处于绝望之中。事实上，尽管我们大多数人或许很难理解，但希特勒的动机既不是玩世不恭也不是投机取巧。他即使找不到任何现实证据的支持，仍然发自内心地相信犹太人对德国而言是致命的威胁，是一种必须扫除的“病害”。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在揭露行凶者罪行的同时，理解其背后的动机、恐惧和希望也极为重要。

当然，正如基尔南在其新作中所指出的，也正如我们在第一章里所讨论过的，历史上的大屠杀与种族清洗几乎都源于贪婪和便利——屠戮当地居民以攫取其土地的办法称得上简单易行。欧洲殖民者们常常会对这种做法怀有罪恶感。但是近几十年来，这种玩世不恭的暴行已经不太可能发生，行凶者很少会在并无实质性威胁的情况下，只因贪婪和冷酷而妄动杀念。这正是人权普及运动的重要贡献之一。这项运动的主要动机是将伤害、权利与正义这些观念推广于全人类，而不再仅限于西方国家的公民。然而另一方面，当涉及稀缺资源、国家权力以及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纯洁性时，不顾一切的对抗从未消失。

致力于防止族群间暴行尤其是种族屠杀的各种组织，从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到大型政府机构，甚至包括联合国，都存在一种倾向，即其倡议的解决措施并未充分处理争端各方所感受到的恐惧和威胁。当然，要做到这些话，会使任何可能的补救行动都变得极为复杂，因此，在演变到大屠杀那一步的很久之前就要着手解决问题才会如此重要。

就此而言，我们相信本书第三章所引用的古典人类学的研究——

它解释了前现代社会怎样设法限制冲突的破坏力——对于我们仍然有用。同样的，我们在第四章中根据这些研究为现代案例提出的应对冲突的建议也仍然是中肯的。

在美国，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新政府将政治大屠杀的预防与控制放到了国内国际事务中前所未有的高度。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 Power）——本书曾引用了她的著作——已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多边事务主任，这是一个负责政策问题的职位。美国驻联合国新任大使苏珊·赖斯（Susan Rice）将这类问题列为优先处理的等级，尽管这种做法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一个由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和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共同主持的调查团体已经发布了一份不太长的书面报告《防止种族灭绝：美国政治决策者的蓝图》（*Preventing Genocide: A Blueprint for U. S. Policymakers*, 2008年12月由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美国外交学院和美国和平研究所联合发布）。这份报告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会有怎样的回报，而践行起来又是如何的困难。只有着眼于这些暴行的一众起因，以及处理这些起因所需要的多种方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最后，我们相信持续的进步必将部分地来自于“我们的敌人和我们一样”这个理念的传播，我们既需要构建某种秩序以达成更大的交流和控制，从而降低冲突的可能，但是也同样需要理解“敌人”的恐惧和希望。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这是能够达到的目标，因为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人们为限制冲突的破坏力想出了许多办法。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努力和规则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失效，所以比起仅仅是两三代人之前，也更明白怎样做能避免这样的失效。冲突和暴行绝不会完全止息，但对之加以限制则是可以做到的。

作者于2010年*

* 此篇序言由颜箴补译，徐国强校订。——编者按

导论

我们是嗜杀者还是致力和平者？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马太福音》第5章第38—45节

我们如今的世界是充满危险的。以前也向来充满危险，但是现在科技的水平、全球化的经济、便利的通信、大规模的迁徙，都能迅速把某一地的危机传到其他地方。我们的确已经生活在“地球村”里了，却和古代的乡村社会一样，仍然隶属自己的宗族和部落，守着自己的领土地盘，彼此的竞争冲突可能恶化成为暴力行动，甚至发生灭族屠杀。我们仍然和几千年前尚未形成国家政府的农业社会与农业文明一样，各有互不相容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信仰虽然并存，却是界限分明的，越界的后果可能是极凶暴的战争与灭族杀戮。我们也仍然和19、20世纪兴起的近代工业社会一样，拥有彼此相抗的民族主义，努力要因应现代化带来的所有变迁。我们仍然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采纳旧有的意识形态，用来支持现代世界中互相冲突的需求所制

造的争执的某一方。这些状况都曾经在 20 世纪导致大规模的灭族暴力，以后也可能再爆发这种后果。

即便有严酷的前景，我们这本书打算证明，我们无须绝望。未有政府以前的社会、农业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近代以来的国家社会，都曾经设计出缓和冲突的方法，所以冲突并不尽然是激烈的，演变至灭族屠杀的也比较少。如果不曾有这些缓和冲突的办法，人类历史会更加悲惨，如今的人类也不会有长久存活希望。我们可以从前人的努力中学习克制暴力，也可以想出新的办法来处理可能导致政治性大杀戮的危机。

冲突会演变成灭族屠杀，是因为握有强大力量的一方认为消灭对方才是自己如愿的最有效手段。如果动机是报仇，杀戮会一样惨，甚或更惨。极大的恐惧会导致最惨的杀戮，一旦认为敌方存活会危及我方存活，就可能要杀尽敌方才甘休。假如对立的团体（包括基于族裔文化的、宗教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对立）觉得对方损坏了生活环境，只要对方存在，自己就无法过正常生活，就会发生最不可理喻的灭族杀戮。

我们要在本书中说明，有许多方法可以阻止冲突恶化到这种地步。对立双方展开交流，可以降低冲突扩大至屠杀规模的一般几率。共遵的行为准则、道德教化、约束冲突的正式条文，都有一些效用。我们要探讨自认绝对正确而诉诸最后解决手段把敌人杀尽的意识形态，同时也会发现，有些意识形态很能包容异己而且接受妥协。这些未必是求和主义的思考方式，而是以反对一味地自以为是为出发点的。17—18 世纪萌芽的启蒙运动思想，可以节制走极端的行为。我们若能揭露那些可能导致灭族屠杀的神话的真实原貌，除掉其中非史实的虚构，并且客观地检视过往发生的事，也就不那么容易被煽起灭族屠杀的激情。强调个人的价值，重视人人各有不同的特质，承认每一个人的权利应当优先于无视个人的群体，也都可以大大降低偏执封